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一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編輯

吳嘉胤繩如 宋徵璧尚木

張寬子服參閱

李石麓文集

疏

李春芳

請停止欽取銀兩疏

欽取銀兩

爲懇乞 聖明停止欽取銀兩以裕國計事昨者恭

覲 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隨該戶部奏稱邊

費重大國用不足欲乞 聖明停止取用等因奉

御批已有旨了臣等看得 祖宗朝國用邊餉俱有

定額各處庫藏尚有贏餘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京師之後邊費日滋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比之先朝數幾百倍奏計請求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災傷百姓徵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臣等備查 御覽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糧及鹽課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一百五十餘萬無從

措處生民之膏血已罄。國用之費出無經。臣等日夜
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設處支持。目前尚恐
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供上用。則積貯愈虛。用度
愈缺。一旦或有飢荒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該部所以
懇切具奏。誠事勢窮蹙。有萬不得已者也。仰惟皇
上嗣登大寶。屢下寬恤之詔。躬行節儉。以先天下海
內。訢訢方幸更生。頃者以來。實辦漸多。用度漸廣。當
此缺乏之際。臣等實切隱憂。輒敢不避煩瀆。披瀝上
請。伏願皇上俯從該部之言。將前項銀兩免行取

進仍望念國儲之日乏、懷儉德之永圖、節賞賚以省財用、停買辦以寬民力、如上供之費、有必不可已者、即是唐人分左藏內庫爲公私支用之遺議照祖宗舊制、止於內庫取用、至于該部所儲、專以備軍國重大之費、庶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亦得少甦也、

序

海運詳考序

海運

嘉靖乙丑、河淤徐沛、朝廷遣大臣董治鑿石通渠、以避濁流、運道乃大通、利隆慶辛未、復淤下邳、時有

上開膠萊河之議者、業遣科臣相度矣、中丞敬所王公、時居東藩、乃抗言曰、斯役也、在元至正間、嘗議開之而尋罷矣、殆不可行、無已、則通海運便、矧永樂間已行故道乎、遂詳考海運、自前代迄國初、始之所高文襄公亦每以海運當開見之雜著中然此說尤以行、終之所以罷、如何而爲利、如何而爲弊、與夫格不行法

久變通之宜、造舟通運之制、考核區畫、纖悉詳明、覽者不待其竟、而即知其必可行也、守臣上其議、天子以爲是、而亟行之、海道筆峰陳君、將梓其議以傳、謁予序諸簡端、予惟漕運、國之大計也、在晉三代、天

子公卿百司庶府皆賦其畿內之地以自給輸將徭役率不越五百里而遙民不勞而上自足也秦漢而

下漕務始興皆視建都以爲難易漢唐都秦宋都梁

內漕之便無過于此劉

當其肯宋漕較易漢唐且其法轉搬江不入淮淮不

入汴其力舒矣我朝定鼎幽燕扼匈奴之吭而拊

其背所據形勝視關中尤爲要害惟漕粟仰給東南

轉運甚艱永樂間倣元制由海而運者十有餘年既

會通河開而海運始罷然則海運者固國家已試

之成事也我國家建都旣與元同則漕運安得盡

與元背哉。卽河無梗。兩運並輸。未爲失策。而况河患屢作。可不長慮而亟圖之乎。夫泥故常而昧變通者。拘攣之見也。狃目前而忘遠慮者。庸淺之流也。故瑟不更張而鼓鮮不絕絃矣。鑑不刮磨而照鮮不眩物矣。自非淵識遐覽之士。烏足以語通變濟時之道哉。盖公少有奇資。博綜羣籍。而歸宿心性之學。旣臥山中。畱心經濟。於當世之務。靡不研究。故一出而能建議紆籌如此。譬之莫邪發刃。斷蛟剗兇。惟意所向耳。行爲國家處大事。決大疑。以康濟天下。此未足以

盡公宏蘊云、

送地官周子叔愚之南都序

南司徒

我國家倣成周、鎬洛竝建、兩都皆根本重地也、六曹諸司在南都者、設官雖少、省於北、而庶務攸寄、則均焉、至地曹、則職專國計、間者邊徼多事、饋費繁夥、內帑稱急、至取給南曹、然則南之積貯、可玩視乎哉、職入職出、劑量不失、則司徒之屬、其分也、今年秋八月、予友周子叔愚實拜是職、其何以稱塞 明命哉、周禮成周致治之典、其所載獨詳理財、誠以財者國之

大計也。理之弗當。則下殘上匱。亂孽乃形。故其意惟在均節財用。理其出不理其入。周公其有深憂乎。乃今之理財則大異。是歲之所入有制。其所出則無制。所出不繼。又益其額而入之。民其能堪。民不堪命。則講張之患作。將誰戢哉。可憂當不在虜矣。周子其念之。然南北則稍異指。北憂其出。南憂其入。北之出關積蓄之盈縮。憂在天下。南之入關守已之廉穢。憂在一身。在天下者。勢有所不能節。在一身者。我固可得而持也。然必持其在一身而後在天下者可爲。故曰

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向以言薦子、測其有不爲也、今且覩其行矣、吾子慎乎哉、南都多佳山繡谷、昔之士大夫、有曠致耽幽逸者、恒樂居之、而今非其時矣、北有門庭之寇、南有水旱之眚、當宁憂勞羣僚星瘁、卽遠處南國、其能以偃仰暇豫爲也、

平成瑞應詩冊序 治河

夫河患至今日亟矣、然古咎未聞河與淮合流、河與淮合流、則自元賈魯導河會淮入海始、數十年來、房村淤、茶城淤、古城淤、其下清河口淤、白沙口淤、雲梯

關淤淤日益深則二水不得東走海而勢益旁決是故河決崔鎮二十九所則淮北山東諸郡縣蒙其害淮決高家堰朱家口黃浦口則淮南諸郡縣蒙其害居人曾不得裹足而托處又安問銓錘之事哉歲戌

寅上用廷臣議以大中丞烏程潘公兼少司空開府淮陰總督兩河事公故嘗持節鉞治北河至是覽於兩河而惋焉曰河患一至是乎遍詢之兩河父老皆曰崔鎮必不可塞高堰築固當衆亦叩首望斯舉然忖其功必不可就公乃謂如兩者則河事去矣夫

水忌旁決。旁決則勢分。勢分則流弱。流弱則沙積。而河日淤淺。故塞崔鎮者。令河無旁決。得會淮也。築高堰者。令淮無旁決。得會河也。是故河淮合而後故道可復也。遂決策具疏以聞。上任其策。必可用。報曰。如議。于是徵材集徭。部署百執事。瓜分其工程督之。是年秋。崔鎮工落成。明年春。高堰成。繇是河淮合流。東走入海。其勢壯汎。沙無留者。河皆深十餘丈。廣仍其舊。公所言盡驗。兩河父老始服公識閎鉅。毅然破墨守之說。以成萬世功云。高堰其初波濤浩淼。絕不

睹堰址。則命萬艘載土實之。久之堰隱隱起水中。公乃栖泊堰上。凌風觸雪。堅冰在鬚。顏鰲髮皤。幾於胼胝無服。亦勞苦甚矣。高堰成。乃始得塞黃浦。蓋黃浦決五年所矣。蛟龍窟宅之。往往聞其聲如鷄啼。塞黃浦之旬日。晝大雷電。雨下如注。從玄雲望見數白龍。裊裊向東北去。明日池圻遺骨礧礧。賈人子滕舟競攫之。僅僅存兩首骨。狀如馬首。質如石。色如磬。浦人抱以白司水者。始知爲龍首骨也。蓋水土旣平。卽蛟龍無所盤據。蛻骨而飛矣。則又聞堰垂成。有大風自

皇明經世編



李不羈集
卷之一

七

平遠堂

西來若玄冥屏翳驅二水使東者。聖天子在上。勞
臣在事。風雨助順。百神効靈。瑞異表見。誠千載一
豈。乎揚郡守謀于十部長吏。若部中人士。相與講
頌其盛。謂予舊史氏。宜有所論。撰予荷先帝恩。得
解機務。歸老淮南。顧頻年苦昏墊。迄無寧宇。今者
幸睹平成之績。徜徉田里間。以咏歌太平。則大中
丞之賜也。爰序冊首。更書其副。藏于郡城之禹廟。
得並垂永禎云。

高堰定議序

治河

甚哉舊貫之當仍而制之不可輕變也。高堰初自漢之陳登、唐宋以來，勿之有改。國朝則平江伯陳瑄經畫尤詳，規制盡善，所恃以障淮泗而屏翰漕渠者，關係尤重。或以爲無益而廢之，近則黃河南徙，挾淮泗而內灌，毋論衝決湖隄，滄沒下邑，其勢必至慄悍難制，漕輓艱阻，所憂不獨在百姓也。豈非變法之過哉？高堰築矣，五牖不修，猶無堰也。五牖修矣，長隄不固，猶無牖也。然欲固長隄，必復五塘，蓋西來諸水，由天長六合而下者，有五塘以蓄之。陳公舊制之深意也。

旱則瀉入漕河以濟運。潦則南注之江。後乃輕廢。西水徑迫三湖。漲湖潰隄。爲運道憂。烏可不復。是隄堰塘牖皆相濟以成運河之利者。舊法具在。舉而行之。不在人乎。大尹胡君應恩。博學好義。目擊水患。痛切於心。乃哀諸縉紳之言。著爲定議。而系之以圖。予諦觀之。黃淮漕河之利害。莫重高堰。故言之詳悉。而處置有方。大抵不越乎漕規之舊。予雖山居。所望海濱。效靈。臣工戮力。以俾國計。奠民生者。切切焉。未嘗一日置念。且吾興水患。視他邑尤甚。斯議行。予之憂其

少釋矣乎故樂爲之序

中丞江公治河底績承恩序

治河

夫嘉隆之昔黃河數爲災其後河淮並爲災愈益甚
縉紳間爭言河事然以試皆無狀予嘗謂治河有三
難位軋則相忌權分則不專是故忘已難智欲求勝
於人功惡不出於已。是故同心難策之良者背之則
事去策之下者徇之則事亦去。是故中窾難夫三難
者中丞新安江公則兼之矣以故底績稱易云先是
漕臣河臣各執便計往往不相能故河工之不成大
萬曆丁丑冬上以中丞左司徒江公主漕務大中

丞抵漕臣爲之梗左司空潘公總河務仍命江公相與協理之江公

則謂吾鄉與潘公同事虔南蓋知潘公者濟代才也且也潘公往開府濟上平治邳河今者駕輕車就駿路河平有日矣明年春潘公至巡歷河淮間訪問便窒乃盡罷諸開河議惟塞決築隄障河淮水驅而注之海於計便謀於江公語合兩督府乃會疏以請上嘉納焉顧都人士爭言其非便即所其事司道猶然訛論之江公奮膺抗疏其略曰頻年以來河淮之所以溢溢流行而積沙淤其故道者蓋由淮決而南

河決而北。天妃閘又復引河而南。登分其入海之勢。以致然耳。誠崔鎮諸決塞矣。天妃閘閉矣。則河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則淮不旁決。而會河力專。河淮合流而下。積沙自去。而故道可復。臣與河臣議。計無便於此者。上曰。督府議是。諸訛訛者。口噤氣沮矣。於是血牲而矢于百執事。瓜分其工。諸役並興。兩督府身親往來。程督之。明年己卯冬。諸工俱報竣。河淮盡復故道。以海爲壑云。兩督府具疏以聞。而潘公疏云。河功今幸底于成。然臣得竊尺寸以自効。

者則撫臣實夾持之。撫臣休休有度。蹇蹇匪躬。無炫智能。無撓羣議。忘已同心。識中肯綮。始與臣同決大策。既與臣力圖其成。凡所爲分工計餉。張官布令。纖毫皆撫臣力也。上復遣科臣尹君部使者李君覈視其功狀以報。上旣錫之金幣。至是晉大中丞。至寵渥也。百執事皆藉之沐恩賚有差。于是兩淮度支及四郡長吏。光睹盛美。乞言於予以爲公頌。夫伯禹奏水土之平。則史臣纂其烈。申伯受介圭之錫。則吉甫揚其美。不佞在部中享平成之澤。竊已德之。又舊

太史氏寧無一言以頌公耶。江公者，蓋社稷臣也。主上以河漕鉅重，非公不可。又其功新成，且以大中丞畱鎮其地，行將召公入握樞柄，而綰筦籥矣。非不佞之私也，卽兩河百萬生靈，蓋喁喁望之焉。

記

重修永平城樓記

永平城樓

永平，京師左輔郡也。國初因元故城，拓其規，易土以磚，爲門凡四。門有樓，於東墉最高處，特建望高樓，以候烽火。景泰間，中丞麻城鄒公成學，請于朝，修葺

皇明經世編

李石麓集

永平城樓

十一

平露堂

之事詳大學士方洲陳公循記中。越今幾二百年。傾
圯太甚。間者巡守諸君。過而望之。未嘗不嘖嘖增慨。
而顧未有葺之者。三山溫公新被監督之命。入其境。
蹙然曰。此豈足以雄鎮一方。竦服外夷哉。因以修葺
爲已任。遂白之總督楊公選。巡撫徐公紳。按院溫君
如璋。僉曰可。爰檄郡守閻君光潛。通判李君世相。董
其事。遴府衛州邑幕職之能者。分理之。總督而下。及
灤樂昌撫盧選。六州邑共捐贖金凡二千四百有奇。
徒役取諸永平燕石建昌之步卒。不足則益以民壯。

肇自癸亥之春二月奏成於夏六月僅五越月而五
樓屹峙厥工告竣題其樓之南曰望海北曰威胡東
曰通遼西曰護薊其曰望高者仍之蓋巍然左輔之
大觀也夫自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城池之爲民衛
所繫重矣矧在邊徼之地乎永平接壤屬夷朝鮮諸
番入貢必出境上樓櫓歆圯城埤弗飾彼將望而易
之矣然則是役也烏可緩哉溫公之用意蓋深遠矣
雖然詩有之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宗子維城又曰
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則藩垣干城在人不在險也東

郡故稱寧謐。歲庚戌。黠虜潛結屬夷。深入內地。永順
州邑半遭掠踐。斯豈樓櫓之弗飾哉。以禦之無其道
也是故。厚恤民命。以固基也。簡閱軍實。以植幹也。鼓
倡勇敢。以崇墉也。修明烽埃。以綢繆牖戶也。近以聾
服屬夷之心。遠以震奪醜虜之氣。藩垣整飭。畿輔嚴
固。則京師可以高枕而。九重東顧之慮。可免矣。諸
公其尚念之哉。是役也。主之者。督撫按院。而身任其
事者。則溫公也。公廉勤任事。自臺史至兵憲。所在有
能聲。此其修廢之一端云爾。

巡視京營科道題名記

京營

我國家定鼎北都。內撫華夏。外鎮戎狄。倣漢南北
軍制。置七十二衛于京師。立三大營以總之。外衛則
春秋番休入練。此居重馭輕。萬年保大耆定之慮。至
深遠也。景泰初。選其精銳。分爲十營。成化間。復分爲
十二團營。統之以勲臣。督之以本兵。蒞之以中官。而
臺諫之巡察。則自天順開始。列聖相承。隨時因革。
保邦致治。咸升大猷。肆我皇上。天錫神智。經文緯
武。薄海內外。罔不綏服。始革去監蒞中官。專以閱視

此の二〇事の度、越の前、後、足、以、の、揚、の、腐、。

之責付之臺諫。

賜璽書以行事。又

欽給巡視京

營關防以重其權。仍復五軍營。易三千營爲神樞。及

神機爲三大營。續

祖舊服以詰戎兵。

睿笑神謨

萬世永賴。維時股肱心膂。奔走禦侮之臣。鷹揚鷁擊。

赳赳肅肅。固足以振安攘之績。而耀神武之威矣。然

忠藎之士。竭誠盡瘁。以勤職事。其精神規畫。夙夜在

公。曾未幾時。而其名與之俱往。甚非所以昭令聞。垂

永鑒也。况巡視之職。以

天子耳目之官。受專勅責。成之重。糾勛貴大臣之違忒。總十萬師旅之衆。而稽

其額數之盈虛糧餉之出入與夫戎馬器械行伍操
習以及利弊之當與當革將領之才不才當舉當刺
咸屬焉其責不亦重乎故必有沉機之智而後足以
察微必有遠馭之才而後足以御衆殆未易以稱塞
也雖然在管汲黯居諫垣而淮南寢謀張浚領臺秩
而日籌兵事夫亦存乎其人爾今自嘉靖某年始給
諫某君侍御某君而下得其姓氏之可知者凡若干
人勒之貞石使後之觀者知某利自某而興某弊自
某而革某也謀足以定國某也望足以懾衆將指而

目之曰此今之浚黯也。其所以光我皇上中興之
運以承列聖無斁之休者。將不有餘烈耶。其或不
然。則亦可因爲永戒矣。然則茲舉也。豈特侈一時之
觀美。夫固有勸戒之道存焉。爾予因給諫辛君侍御
劉君輩之請而爲之記。

重築高家堰記

治河

高家堰者。在山陽西北四十里。溯自漢陳登所以障

淮也。至我

仲庸中年復有言高家堰宜決者甚矣
朝黃河由壽歷潁。循淮而會于清河口。

治水之難不可以成方論也
繼由孫家渡趙皮寨。湍渦而會于清河口。以故高家

堰愈益重。陳恭襄瑄則增築之。乃其後黃河由飛雲橋出小浮橋。循徐邳而下。司水諸臣。遂無復事高家堰。以是堰日頽。頻年以來。黃河分流入渦。而故所行道。若桃源清河口。多壅闕。水不得盡歸海。稍溢則滅堰。直入高寶。於是淮南北並蒙河患矣。主上宵旰九重。思得大臣有才略能治水者。乃簡命江公總漕政。潘公任河漕。相與協理河道。潘公至行河。邈小浮橋。復浮淮。觀於海口。巡覽地宜。採納羣議。遂決策以築高家堰爲首務。江公同心運謀力贊之。于是瓜分

其工。卽署百執事。計帑以請。上賜溫旨褒答。盡如
兩公議。時有司道生異議。中朝斥之。潘公乃得展布。
無中沮。是時恭襄舊堰。若上堰下堰。猶參差可指見。
若中堰。則湯恩口六羊口貝滿口大澗口爲崩浪所
湔洗日深。先是總漕王公者。亦嘗修築之。以公帑告
匱。卑薄善崩。當事者遂謂堰不可築。又以中堰深不
易築也。潘公則以中堰屬郎中張君譽。指揮俞尚志
諸葛堯賓宋大斌率銳士以從。以戊寅五月某日到
堰所。是夜諸口塞且半。明日斷流。又明日堰合。會六

月霖雨。至七月不止。風濤自西來。洶洶如山。而新堰復圯。八月水落。視諸所塞口。皆決且深矣。衆謂堰必內徙。乃可成。潘公謂中堰深者。不過三十丈耳。如內徙。則益深且遠。至數十里。舍近易。役遠艱。非便計也。又外增數十里。風濤撞擊。堰將益危。于是堅持舊堰之議。申命文武之屬。分督中堰諸決口。卒之數日而塞諸決口。惟大澗口絃深。傳云鼉窟。于昔夜風雨中。果聞鼉鳴。塞決以埽。每置一埽。則潘公立埽上。以其故埽堅鞏無走者。諸決口旣塞。而河淮合流趨海。勢

雄鉅漂駛。清口之沙積數十年。莫能濬者。盡滌海口之沙。自開。衆始相顧嘖嘖。謂高家堰所宜築。築之晚矣。於是愈益集徭夫增培之。至冬徭夫手足皸瘃。裹創而作。潘公亦衝冒風雪。暴露堰上。與徭夫同辛苦。至春大風雨。潘公則又與百執事。往來泥淖中。飛濤撲面。屹屹不少休。蓋潘公急於王事。不特以身示勸也。乃以己卯某月日。落成。堰高一丈五尺。厚五丈。基厚十五丈。大澗口則爲月堰。廣三十丈。堰外有田。去湖尚遠。堰形沿湖曲折。水自西而東。直衝六羊堰。西

轉復東犯貝溝堰。自貝溝而西。湖水浩淼。撞大澗堰。特險。其次衝湯恩堰。乃於諸堰密布椿入地。深浪不能撼。椿內置版。版內置土。土則致自遠。皆堅實者。又創公宇堰上。以弭使節。爲大使廳。設大使一員。弓兵百名。以守。爲舖舍。若干者。人八名。夫千名。以修。又議歲費。著爲例云。堰成。兩公以聞。上大悅。各賜綵衣二襲。白金三十兩。加賜潘公豸緋。以旌特勩。諸臣賞有差。兩公以堰內田出。流民卽歸。貧不能耕。於是上請破格優兩淮貧民。又巡漕御史陳公亦具疏以

請。上允其請。萬曆六年以前。通盡調。七年以後。通諫免。淮人烝烝吐氣矣。予家興化。蓋患水尤甚。今得觀平成之績。安於田里。有厚幸焉。淮守宋君伯華。山陽令。魯君錦。屬予爲記。予嘗觀漢武之世。河決瓠子。以萬乘之力。躬自臨河。湛馬蹕。今羣臣從官。皆負薪塞之。不免悼功之不就。乃爲瓠子之歌。千載之下。詠之。猶可想見其肯之難也。惟是聖天子剛明獨斷。委任得人。兩督府視飢溺由已。協心幹濟。斯功之所由成耳。是安可不紀其事。以垂示萬禩。江公名一麟。

婺源人癸丑進士潘公名季馴烏程人庚戌進士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開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無錫楊世愈爾韓叅閱

聞侍御奏疏

疏

聞人詮

邊鎮疏

邊鎮事宜

居庸以東、密雲諸鎮、與朶顏三衛、僅隔一山、密迩京師、陵寢、永樂中、以三衛夷人恭順、改大寧都司保定、

以其地予之。使爲外藩。東捍女直。北捍蒙古。乃自正統己巳之後。漸生逆節。正德間。把兒孫遂敢率衆犯順。東邊大被其害。曩者巡撫汪玉。總兵馬永。經略有方。邊患稍息。近因鎮巡非人。以致寇虐滋甚。臣往來巡歷。根究利弊。大段密雲四鎮之患有二。其大則將領之無紀。其次則戍守之乏人耳。夫總兵統叅將。叅將統守備。此將紀也。建昌守備。本屬燕河叅將。乃自謂領勅將官。不服鈐束。已改爲遊擊。輒又自稱曰。我遊兵也。止聽部符徵調。而地方之責任去矣。黃花鎮

守備亦當屬密雲叅將。乃使各自爲統。以致大水峪
関點寇屢入。彼此皆諉之。非其分境。不爲共守。此何
說也。且爲叅將者。又每無禮于總兵。是以四鎮離心。
三軍奪氣。債事喪師。職此之故。臣請東自山海諸関
西至黃花一鎮。悉聽總兵節制。使大綱有統。以建昌
遊擊復爲守備。仍屬之燕河。以黃花鎮視建昌例。而
屬之密雲。則上下相聯。臂指之勢順矣。至于密雲兵
備。從居薊城非宜。請令復回本城。以便控禦。如是則
文武有制。軍民有統。而將臣之無紀。非所患矣。戍守

皇明經世編

開卷二公誦

邊對事宜

二

平露堂

之役、非土著不能知地里之險易、非恒業不能爲固守之深謀、今黃花鎮渤海所最稱要害。而老家軍士。不過一二百人。雖議班軍更守。曾無固志。建昌一營。則又舊倚宦官爲鎮守。習成驕悍。迄今不服撫。臣處分實爲隱憂。臣請審處黃花渤海二地之戍兵。或選七陵班軍一千。諭以利害。豐其廩積。給地以便其耕牧。營室以安其居處。使與衛所老軍。協同防禦。又以天津河間六衛班軍。歲解免操銀二千餘兩。爲本鎮新舊諸軍衣甲器械之需。策之上也。或將密雲興營。

諸衛軍士。以次改撥。或廣募勇士。務滿千人。策之次也。建昌一營軍士。既復其主將爲守備。則其軍亦均有守備之責。使之更番按伏。量給田廬。然後順其情而制之。可以漸消其獷悍之習。不患戍守之乏人矣。至于各邊夜不收墩軍。往往爲虜鄉道。宜繩以重法。而優賞其哨瞭有功者。其寇邊及喜峰口悖逆熟夷。尤宜特降綸音。責諭三衛都督。禁戢勦除。果立有顯功。送回掠去人口者。分別陞賞。卽今密雲入寇諸酋。屯聚石塘嶺外者。部落無几耳。誠諭三衛諸夷。內外

夾攻覆其巢穴亦一快也。但團營兵將無濟緩急萬全之謀非可嘗試耳。夫當甚壞極敝之餘必須大爲更張振作之舉。臣請別設提督大臣專理營務使之協同內外提督日逐團練營兵以習武勇會同科道按季考選營將以黜掎尅卒不服習則罪歸提督將非才賢則連坐科道庶幾法嚴人畏而寇不足平矣。屠侍御奏疏

疏

屠仲律

禦倭五事疏

禦倭

一絕亂源。夫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繫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臣聞海上豪勢。爲賊腹心。標立旗幟。勾引深入。陰相窩藏。展轉貿易。此所謂亂源也。曩歲漳泉濱海居民。各造巨舟。人謂明春倭必大至。臣初未信。旣乃果然。故禦盜之標。在腹裏防守。弭盜之本。當邊海制之。邊海諸處。漳泉福爲始。而寧紹次之。其一禁放洋巨艦。其二禁窩藏巨家。其三禁下海奸民。三法者立。而亂源塞矣。即使舊賊未盡。

倭○寇○之○標○以○土○

人。爲。之。主。漸。直。亦。然。而。一。爲。其。珍。滅。然。而。後。無。所。繼。其。勢。自。孤。退。無。所。歸。其。情。知。懼。與。今。日。往。來。自。若。者。必。不。同。矣。二。防。海。口。夫。海。固。涯。涘。無。際。然。賊。泛。海。來。犯。放。洋。則。衝。濤。入。口。則。起。陸。非。可。絕。險。而。徑。渡。也。故。其。往。來。所。由。出。入。可。設。險。防。拒。者。姑。自。浙。東。西。大。江。以。南。濱。海。數。郡。言。之。入。平。陽。港。則。近。金。鄉。入。黃。花。澳。則。近。盤。石。而。逼。溫。州。入。海。門。則。越。新。河。而。寇。台。州。入。寧。海。關。入。湖。廣。頭。灣。則。窺。象。山。定。海。而。瞰。寧。波。入。三。江。口。則。搖。尾。於。紹。興。入。鱉。子。門。則。垂。涎。於。杭。州。入。乍。浦。碇。則。流。毒。於。嘉。興。入。吳。淞。江。

則犯松江入劉家河入七丫港則寇蘇州此其大勢也。中間經行或潛形於馬蹟山或逕跡於大七洋及大小衢上下川則其要害也。此沿海諸郡之通患也。故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寧海關絕湖頭澳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驚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七丫港揚威馬跡大七洋大小衢上下川諸險則不得掩蘇松嘉興此皆險地。一處失守蔓延各處不可以彼此分遠近異也。且賊長於陸戰短於水鬪以其船不敵。

而火器不備也。在我宜用所長棄所短。則莫若恃海
舡。請以見在把總舡隻通行查齊。不足則令福建如
法添造。或卽令沿邊地方買補。每大小舡百隻。或五
十隻。號爲一鯨。募以慣習舵工水梢。而充以原額水
軍。于前諸海口。各量緩急。以爲置船多寡。又爲遊舡
數。鯨分布上流往來要害。海軍芻糧衣甲之給。比陸
軍加優。令其更番巡邏。併力捍禦。來遏其衝。去擊其
情。責以毋令賊入。賊入而力拒。有功者陞賞。其失備
者重究。此禦寇之長筭也。故法不可不厲也。臣聞倭

之入也。豈盡無軍之患。蓋有有軍而移入便地者矣。有失于巡哨者矣。甚有買渡報水。受其鈎餌者矣。若此則地方奚賴焉。夫百處守之一處失之無益也。千日防之一日疎之無益也。事在督撫。及海道諸臣。明信其賞罰耳。正責守令。夫荷戈戟。載介冑。爭鋒死刃者。將士之能也。保封域。固郊圻。全境安民者。守令之任也。今之守令。不肖者棄城守走矣。其賢者大率遇警則嬰城守耳。其閑廂村落。委之無可奈何。夫城之外。獨非赤子乎。且邊海孤城。卒然無備。猶可諉也。腹

禦制賊俱然

非但倭寇卽以

裡嚴都江南與壤虜非可長驅而卒至者顧不能設
險預防使徜徉去來若履無人之境則國家建邦設
邑張官置吏將焉用耶自今江南守令之職當以訓
練土兵保全境土爲殿最仍勅吏部凡遇沿海守令
員缺必慎擇其才且賢者然後授之庶保障足賴耳
四議調發近日徵調各處兵民遠近四集徐邳山東
永保川廣及軍門編調各府義勇無慮數萬然師老
財殫竟不見膚功之奏者臣請指諸臣不善用兵之
弊陳之夫古者用兵潛机密計電馳霆擊進退倏忽

妻子莫聞所以能有成功也。今則先發後行。尅期始

動。前軍未啓。而先聲已聞。其弊一也。古者名將。筭不

百勝。不敢輕動。今也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實行突進。

一人皆有伏

動。陷伏中。其弊二也。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難。

賊逸我勞。其弊三也。法曰。夜戰聲相聞。足以相救。晝

戰目相見。足以相識。懽愛之心。足以相死。言兵之貴

熟習也。今也兵不專一。主客雜聚。卒遇狡賊。易衣變

飾。突然來前。不能別識。其弊四也。兵無素統。將不預

設。一遇有警。卒然命官。本以烏合之人。帥以未經識

面之將。其弊五也。夫三軍之衆。所以冒白刃。蒙矢石。至死而無敢却顧者。威行之素也。今法令姑息。紀律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鎭之慮。是以畏敵而不畏將。其弊六也。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早。其弊七也。糧糗不儲。料理不周。遠兵勞役。撫恤未至。枵腹待斃。窮愁思歸。其弊八也。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解。謹然而散。雖悍夫勇士。或以無援而力屈。或見先奔而膽喪。其弊九也。地狹人衆。不能旋轉。互相排擠。雖有勇敢。無以效其所長。其弊十也。十

弊不去。雖頗收操刃。貴育執戈。莫能濟矣。近日汀州如賴百戶兵敢死先登。足當一面。以不善用之。使頭領陣亡。軍士逃遁。如此則徵兵雖多。亦何益哉。夫賊非有遠略大志。約束號令。不過群聚爲姦。利在貪淫耳。所以制禦之。則非兵少之憂。而實寡筭之患。蓋欲防盜者。必知盜情。欲制盜者。必存盜心。故必詳謀而熟計之。然後成功可期也。五作勇敢。沿海如沙民。鹽徒。打生手。及村庄悍夫。皆勇敢可用。然多樂效用於私室。而不樂報名於公家。何者。以公家勢遠而文繁。

也。豪民以之保村里。則有餘以之充行伍。則無益。何者。以行伍之多。而心力渙也。然則順其情。相其安。以振作鼓舞之。必有術矣。乞勅下各該有司。通諭豪家大族。及里巷豪傑。各爲身家。併力拒守。其有能團結鄉民。保固村鎮者。先與免其糧里押運重役。及均徭一應雜差。獲功者一體陞賞。其有願受文職。審其果能保障一方。及斬首十顆以上。民得比輸粟例入監。係有職役者。並得起送赴部。與本等常選陞授。間里之人。並得以其功累增至赴部實選。其不願官爵者。

則重給賞優恤之。或亦制賊之一策也。近蘇松嘉湖之民常有糾集智勇乘賊怠玩。或掩其昏暮。間能殺賊奪其輜重。隨爲官軍劫其財而奪其功。夫居民出百死之力。卒被劫奪。曾不獲分毫之報。不亦激衆怨而失民心乎。又有村民團結。自相防獲。志在全家保妻子耳。有司轍謂其能。遂報名入官。以致人各畏避。不敢復謀拒賊。此又沮民之氣而抑其忿也。請諭地方官。凡義民不願在官者。不得一切附報。且嚴禁官軍不得攘奪民功。則民見利而動。無畏而奮。將各思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九

所以自教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三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曾孫王瑞國泰閣

王司馬奏疏

疏

王忬

增修重城以備虜患疏

思質以臺臣提兵入援卽擢都憲守通州

恭惟 皇上念通州襟害重地特擢臣今職駐劄該

州督兵防守仰仗 皇威大虜退遁卽今事體稍寧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奏疏

增修重城以備虜患疏

一

平露堂

親歷新舊兩城、逐一周視、舊城雖稱高厚、但設立年久、中間磚石、間有剝落、根本尚固、修理不難、新城比舊城卑薄、相懸甚至、窄狹處所、人馬不能展足、其西南二面、城壕類多平塞、臣等共計兩城、見貯糧米數百萬石、俱軍需命脉所關、萬一虜賊再來、決於攻城、形勢單薄、恐難固守、相應及早修理、仰行順天府推官任中立、再加查勘、隨據本官呈勘、該州舊城高三丈二尺、厚一丈、門樓三座、敵臺七處、鋪四十座、止闕東門樓一座、新城比舊城低八尺、窄五尺、敵臺五處、

鋪二十三座。新舊城壕除東北二面有運河與小河相接環流。西南二面歲久土湮。漫然平地。脫有緊急戰守俱艱。合無將新城加高八尺。計厚五尺。舊城添東門樓臺座。新城添南北面敵臺各一座。卽挑壕土修築。城高池深。新舊相等。再將通會河近新城西北角引水入壕。南向東轉。至舊城南門迤東。將原有舊閘重修引水。接入東門外小河。其新城西門南門及舊城南門各修石橋。通水經流。四面水勢環遶。屹然成金湯之固。等因到臣。看得前項增築挑濬委不可

緩本官相度經畫似亦有方合用修城錢糧工部廠見推運磚借用儘便如有不敷及木植石灰匠役工食一應器物之費該州收貯戶工分司及各衙門無碍贓罰銀兩量行動支費亦不多修工人夫將見在城操并春班下班軍供役量加犒給人亦易勸臣謬膺督守之寄目擊緊重之形若不速題悞事匪細伏望皇上勅下工部查覈施行

條陳末議以贊修攘疏

臣聞夷狄之患自古有之我國家疆宇混全體勢尊

重而虜賊敢於深入者以無所懲剗故也此賊傾黨而來滿載而去窺見畿內之富庶則其心愈貪稔知我軍之勇怯則其志愈肆以肆志乘貪心則爲寇尚未肯已若中外兵馬止知解嚴不思借備臣恐將來更貽九重之憂也臣謹條十議以塵清覽如蒙俯納臣言勅下該部酌擬施行

計開

一增築外城以固根本臣聞天有九關帝居九重是

其後僅築南三門以護國丘先農壇壇餘三方未

以都城每極於崇高環衛不厭其重複蓋王公法天

新也

卷之一

三

設險之要義也。京師關廟居民無慮百萬。虜賊敢於深入。豈憚焚燒。如其虐燄助威。匪獨生靈遭毒。而城中之人自然驚動。甚非固守京師之策。往時都御史毛伯溫曾建議增築外羅城。時以物力浩大。事體騷擾。停格不行。今居民親見虜患。各思保衛身家。前項工力。恐不煩官府而自爲出辦。惟在督率之者何如耳。合無勅下工部。議遣大臣二員。相度地形。坐派經理。嚴督五城兵馬。分管。仍聽該城御史督察。三月之內。務期工完。亦一勞永逸之計也。伏候聖明裁擇。

一廣築村堡以禦民患。臣查得畿民散居村落，原無城堡可倚。虜賊入內，卽四散搶殺。以張聲勢，而我師懾駭奪氣，不敢分角。此民患所以莫支也。今賊退之後，合無行各該巡撫、都御史查照山西、河南規格，諭督軍民將鄰近散小村落併爲大村，量丁力之多寡分派築堡，務極高厚。卽於其間設立團保之法，編定壯丁，使各備有弓矢器械、火藥木石。居常則按月操練，遇寇則併力城守。夫以衛死之民操素習之具，縱被攻殘，蓋亦無幾。張家灣河西務一帶商貨輻集，乃

○庚○戌○之○役○張○家○灣○亦○已○修○築○城○此○

虜賊垂涎之地尤不可不亟圖也。其密雲薊州等處及鄭村壩二十四馬房草料堆垛在外。恐爲虜資。亦令搬運入城。以絕奸念。大約村堡旣設。虜野無所掠。攻無久期。我以持重之兵。制剽銳之勢。其退走可必矣。伏候聖明裁擇。

一添設總督以協兵力。臣聞總督之官原非常設。專以備一時緊重之用。查得薊鎮兵馬素稱單弱。巡撫官止轄順永二府。財用亦甚窘束。惟保定巡撫統轄六府。事體寬裕。頗便經營。若設有總督臨之於上。則

兵馬調遣既不患奏稱之稽留而財力通融亦無慮
臨事之缺乏。至如山東河南遼東俱係鄰近地方。山
東原有長鎗手。河南原有毛葫蘆。雖係礦徒。武健可
用。而遼陽兵一出山海關。卽與聲勢相接。其各該撫
鎮等官。悉聽總督節制。庶幾先事責其整理。呼吸可
以號召。氣勢聯絡。人心翕齊。而隱然有長城之重矣。
伏候聖明裁擇。

一添設輔兵以衛京邑。國家定鼎燕地。北臨邊夷。
我之控制固重而要。彼之來侵亦速而近。我祖宗

設置團營兵馬。居重馭輕。睿謀深遠。但承平日久。武備漸廢。不可無變通之法。竊觀京師猶人腹心也。通州涿州昌平密雲。猶人四肢也。腹心以運四肢。四肢以衛腹心。相維相貫之勢也。近虜賊內侵。前項州縣各守孤城。再難應援。萬一外兵不至。何以當之。合無於通州涿州昌平密雲。除城操老弱之外。各摘撥正軍萬人。常川屯劄。選邊郡之將將之。擇邊郡之教師教之。專委御史一員督察。如法操練。待其武藝通熟。抽發各邊見陣。以壯膽氣。則三年之後。悉爲精兵。而

拱衛腦輔之勢成矣。伏候聖明裁擇。

一查革冒濫以足軍用。看得團營積弊。近該侍郎王邦瑞具題。已蒙乾斷俞允。卽今盡法清查。似無難處。

但臣之臆見。謂收募以補營伍之缺。莫若簡汰以省

京營之軍雖不可作實用而省汰其

漕運之糧。何也。京師投充之軍。類多市井遊食。無補

難

實用。終成虛名。合無將老弱不堪。及影射虛數。盡行

查革。計每年糧米。可省數十萬石。并計漕運加增脚

價等項。可省銀數十萬兩。行令蘇松浙諸路。將減省

前米。暫解折色。以充各邊軍實。則國家有通融之財。

漕卒免轉輸之苦。待後邊塵寧息。再加區處。軍足舊
伍。漕復舊額。亦目前濟急之一助也。伏候聖明裁擇。
一精選探謀。以嚴豫備。臣聞兵家之要。全重探謀。探
謀精明。則戰守自豫。近虜入古北口。而通州不知。虜
至通州。而京師未悉。謀國之疎。一至于此。深可痛憤。
今懲前失。須嚴行宣大薊州撫鎮等官。招選壯健熟
知胡事。夜不收各數十名。令其多方探謀。謀報得實
者。卽大加賞擢。以博其死力。務使虜中動靜纖悉具
聞。如虜將犯宣府。大同。卽出銳師以躡之。虜將犯薊

鐵官府卽出銳師以躡之。關內之軍整列扼險以逸待勞。關外之軍倍道兼趨。出其不意。則虜雖有長技。恐亦難遽逞矣。其薊鎮一帶探謀。須徑三衛部落。近日阿週兒反爲虜間。以貽深入之禍。此不可不切責而撫結也。伏候聖明裁擇。

庚戌之役。詰責三衛輕重。得宜。後乃受我戎索。

一添撥精兵以助弱鎮。查得薊鎮邊地遼遠。虜賊可入之路。不下二十餘日。往時倚三衛爲藩籬。謂重兵可不復設也。今三衛獸心難測。大虜鑿空開道。近離遠合。地曠備分。止據舊日兵力擺列。猶恐不足。而况

然卷之十一

其資多可以暫設不可持久

責其拒敵乎。且敗衄之餘，士氣不振，萬一復入，何以應之。合無勅下兵部，暫撥京邊等軍三四萬人，相兼舊兵防守，仍行畿輔山東河南徐沛諸路，招募壯勇，作速遣發，分布緊關隘口，旗幟號令，煥然一新，務使三衛聳觀，漸消其構引之念，而大虜聞風，亦將絕意入寇矣。伏候聖明裁擇。

一、寬假文法，以懷邊將。臣聞宋祖御將之術，略其細過，豐其財力，以故諸將用命，能摧契丹方強之氣，蓋退縮逗遛者，將之罪也。豪縱不檢財利是圖者，亦將

之常態也。今邊郡之將，類多以孤寒拔起，間養家丁，不能自給，而欲全其廉節得乎？此非可以文法盡繩也。合無行各該巡撫都御史，遇自可用將官，凡百賞賚，破格優給，中間違犯，除失悞軍機重情，餘者巡按御史亦免叅提，聽送軍門立功贖罪，如此則志氣奮揚，衣食豐衍，養士足以得死力，用謀足以得敵情，而邊人爭思效命矣。再照邊地巡撫雖係文吏，非闊略○其○示○節○無以應變，非財用無以驅人，如其稍違繩墨，亦望曲加寬貸，伏候聖明裁擇。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奏疏
卷之一

八

平露堂

一收募奇勇。以備選鋒。臣聞三軍之氣。必有勇敢之士。以爲之倡。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軍志所謂選鋒也。趙之李牧。猶有百金之士五萬。大破東胡。而堂堂天朝。豈無若人乎。已已之變。時將官石亨父子親率死士五千人。直犯虜陣。所向無前。清風店之捷。猶爲父老傳頌。今之士氣。正病於不知倡也。合無特勅山西河南陝西淮揚等處巡撫官。重懸募格。招集各地驍勇絕倫之人。如王邦直者。厚給衣糧。致之闕下。仍選邊地名將統領。教以行陣擊刺之法。遇有危急。

鼓率而前。隨以大軍繼之。則虜氣自挫矣。此等人非重賞不足以結其死力。非駕馭不足以馴其雄心。全在將領得人耳。伏候聖明裁擇。

一宣諭威德以激士心。臣聞兵不貴多而貴可用。可用之法。全在將識主令。士識將心。其手足不期而自運。其臂指不期而自使。近觀各營兵馬。惟大同延綏號爲壯健。延綏遊擊徐仁以孤軍出入虜陣。未有挫衄。大同兵若肯決死追擊。亦足相當。但總兵官仇鸞管事口淺。未經一一拊循縱懷忠義之心。尚少臂指。

之用其他怯懦不前者、又何望焉、今各營班師之時、正論次功賞之際、合無特遣才望重臣一員、親詣各營、班降勅書、奉宣 天子威德、今後將士有肯血戰破賊者、封侯之賞、萬金之賜、斷在不吝、如仍前互相推諉、巧爲影避、不分貴賤、俱以軍法行刑、庶幾人人聳然不敢偷情、而士可以識將心、將可以識主令矣、再照延綏一軍、素稱忠勇、地居沙鹵、餽運不繼、旣倚此軍爲用、存恤之典、常宜比衆加優、伏候聖明裁擇、

乞畱火器火藥以益備禦疏

火器

據分守胡宗舜呈竊惟通州南控江淮北聯邊地西拱神京而新舊兩城儲積不下數百萬石國家咽喉重地承平日久武備弛弱今以虜賊入寇該州全缺火器束手無策案查先爲披瀝愚忠驅除虜患防護京師以固根本事本年八月二十四日蒙工部差委千戶仇英押運鐵棒雷飛砲四百桿百出先鋒鐵砲五百桿馬上用使小銅佛郎機銃五百桿五眼鐵鎗二百桿亦有火藥什物全解赴仇總兵軍前收用蒙本爵分付仇英軍中自有不收本官備由回呈

部看得前項火器、既經運至通州、相應就彼收發、應

近者已已之役、如縣、通

用、候事寧之日、照數交還、爲照虜寇搶殺得志、倘若

州州多火器、大帥崇不敢發、恐故與城爲仇也、一

踵來、其勢愈大、我軍守禦、長技全賴火器、爲今之計、

偏將發之、職數百人、奴率不敢、遂乃知人自怯耳、

合無將委官仇英、運到寄庫器藥等件、免其交還、與

前項奏討銃砲火藥弓矢俱永久收貯、萬一有警、俱

聽分給官軍使用等因、到臣、看得火器火藥、雖經臣

先日奏討、解來之數、委似不敷、今據有前項寄庫器

藥、若聽存留本處、庶充兩城防禦之用、亦免他日重

計之煩、再照腹裏地方、素不習用火器、須發教師三

四名。令其教習使用。人人通曉。然後可以禦敵。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查照給發。庶幾先事有備。而虜患無
虞矣。

遵奉明旨計築灣鎮城堡以防虜患疏

灣鎮城堡

准兵部咨。該本部覆題。爲增築重城以禦虜患事。內
稱張家灣臨近通州地方。居民繁多。商賈湊集。而舊
無城堡。無以保障。茲欲伐謀以息虜心。設險而安衆
志。必須酌量便宜。豫爲經畧。訪得其地。東面臨河南。

本亦依舊今王議增築

張家灣城已巳時爲奴所破其城

北面甚狹。獨有西面坐落平原。若於南北門置門。西

面築牆。或就民居後壁。量加敵臺。或引河水環流。通
爲深塹。亦必有法。都御史王旣駐通州。經理守備。和
應行令斟酌議處。其工費夫役。通行估計明白。一併
題請施行。庶一勞永逸。而地方可保無虞矣。等因。該
部移咨到臣。批據分守道胡宗舜爲照。張家灣生齒
浩繁。蓄產殷厚。萬一北虜深入。必先以此垂涎。若非
高城深池。何以爲備禦之具。各該委官議將南北西
三面築城開門。引水灌壕。煙墩橋架。水設門以通濟
渡。不比其餘村落。止可築卑薄小牆。欲以倖免一時。

者。委亦有見。益洋河見有木橋。不遭水衝。其水勢原
不洶湧。可知架水作門。其險委爲可恃。東面雖不可
築牆。然深濬閘河。設立敵臺。亦足以抵三面之險。但
仰給官錢。委難措備。其議除該請討內帑官銀五千
兩外。要將富室商販。以義勸借。各牙行量力處派。各
出銀兩多寡不等。亦約得五千兩餘。蓋因富室商賈
方慮多藏誨盜。各色牙行。又皆白手起家。勸借處派。
非以病彼。以彼之財。設彼之險。人情事體。委爲順利。
既經各官面審明白。量亦易爲措辦。原議多餘銀兩。

又經本職親督各官將工程人夫一切應費物料逐
一從約扣減又續查碎軋廢橋應以湊補正數者止
該用銀一萬三百二十五兩有零委酌減省四千兩
是的但經手守掌之人須用州縣掌印正官素惜名
節者嚴加慎畏以稽出入務使事集民安公私兩便
不致有抑擾冒破之姦庶事體光明一勞永逸而東
南財賦之衢兩京咽喉之地可以息彼醜虜之邪謀
保我生靈之常業具呈到臣臣尤恐不的親詣該地
再三相度查審委無異詞看得張家灣地方室連萬

戶。貨聚四方。控南北之要津。爲神京之巨會。今秋虜
入。幸獲保全。萬一有再舉之謀。此鎮寔首禍之地。該
部題設城堡。殊爲豫防至慮。但地形廣遠。工費浩繁。
若小施障蔽。未必能禦虜。而反爲虜資。若大加興築。
纔足以衛民。而或虞民擾。況目前國用缺乏。奏計紛
然。必欲盡仰官錢。恐難依期給發。今據各官裁估工
費。似已委曲明實。勸諭本灣商民。亦皆有樂從之心。
及查巡撫衙門。剩有修邊等項銀七千餘兩。見貯通
州庫內。堪以動支。財力既有區處。相應及時興作。伏

乞勅下該部、再加擬議、行臣查照計處施行、

請給官銀收買羸畜以便轉運疏

准戶兵二部咨、該本部等衙門覆題、爲鑒往失、嚴備禦、以圖後效事、內稱京通薊州三倉、每倉造車一百輛、裝運糧餉、每車百輛、撥軍一千五百名、以都指揮等官統領輓運等因、題奉欽依、備行通倉管糧員外主事等官翟澄等、打造車輛、及行臣撥軍護輓、并選官統領臣隨卽案行通州分守胡宗舜、選撥計議去後、今據本官呈稱、會查新造車一百輛、原議用軍一

千五百名都指揮等官統領輓運職等從長議算每車一輛於上裝糧一十二石該軍一十五名輓運空車尚亦艱難加之重載何以前進臨邊道路多遇崎嶇或遭淋雨泥濘津渡阻碍人之精力有限未免沿途耽延失事平昔使車之家每輛用羸十頭仍令慣熟二三人驅使所歷坑險尚有傾跌不前之患豈可以一車十五人爲之輓運爲今之計合無請給在官銀兩設法易買騾頭分派富庶之家用心餵養倘遇軍情緊急卽時驅運日可行百里之餘方克有濟其

管押人員、於本城指揮等官內、選委帶領軍兵、在於所管地方、沿途防護、如此則調度得宜、軍需有備、而無疎虞之愆等因、備呈到臣、臣恐各衛官護惜軍夫、捏詞推避、駁行該州從長再議、據報相同、臣尤忍不的、公同員外主事翟澄、于錦等、拘集匠作軍夫、將前項車輛、逐一試驗得、車制不大、中可容糧料一十二石、若川軍夫十五人、盡力牽輓、行步甚艱、計遇險阻、必有進退兩難之患、若羸畜五頭、兩人駕馭、馳騁若飛、計遇險阻、尚有堅耐不乏之力、軍夫縱使加添、

日行三四十里。倉卒飛督。何能濟事。較之羸畜之運。難易蓋已曉然。臣謂糧餉之由車運。車輛之由雇募。此舊規也。可以備平時之用者也。以官錢造車。以軍夫輓載。此新制也。可以佐緊急之用者也。該部因該科建議題覆成造。誠爲豫防至慮。但創建之制。難以遙度。工作之費。貴於適用。卽今通州薊州車輛俱將造完。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大約車二百輛。共用羸一千頭。每羸一頭。計價銀一十二兩。共用銀一萬二千兩。莫若照數給發官銀。酌派本地殷實之家。買羸

餽養。遇有警急轉輸。聽臣取用。候事寧之日。仍令變

價還官。其每車一輛。止派軍三名管領。其統押官。豫

行定委。其護送軍候。臨時量數撥遣。如值陡絕之地。

之詞以周旋處議者耳其實大志謂車運不如蘇

車力不前。卽以千贏駄運。亦免缺乏。此一舉兼得之

運之利便也

法也。或疑寄養民間。恐致騷擾。殊不知近京地方。人

貨流通。絡繹不絕。貿易駄載之直。自足以當芻餼之

費。况富家行使。可省已畜。亦何至病民哉。若如前議

通州百輛之車。該坐撥輓運軍一千五百名。防護軍

更須得五百名。則通州四衛已成空伍。何以責其戰

守推之薊州寧免此病督餉旣已責臣臣旣得於親見又安敢以虛文塞責而不爲陳建便利哉伏乞勅下戶部速行議請發下前銀收買羸頭以便轉輸庶車造不費於無用而臨敵幸免於缺乏矣。

申明餉務事宜懇乞定議以便遵守疏

餉務

該兵部看得選兵護餉一節佐擊將軍三千員名專一護送糧餉已題奉欽依但查陝西宣大諸鎮節年禦虜調發兵馬合用糧草俱於沿途城堡積貯聽候經行支給其臨陣對敵則軍士自帶烘炒肉丸之類

皇明經世編

王司馬奏疏
卷之一

餉務

六

平露堂

以代火食。向以爲常。未聞誤事。今薊鎮事體。似應比照各鎮預備糧餉。况兵機變在瞬息。而軍行勢如風雨。遠近遲速。不相爲謀。蓋軍旅衆多。則輸運驟難。取給屯駐。遠近難料。則緩延無以相濟。遊騎馳突。鋒敵滿前。則雖驍勁督運。亦難踰虜營而直達我營。又轉餉浩煩。亦非一枝軍馬足備護送。若使隨軍飛輓。不無臨機失誤。意者查照各鎮成規。酌量薊鎮沿途州縣。凡城內可以蓄貯糧料者。一面卽爲分運蓄積。其相離寫遠去處。酌量可築民堡大村。專行築堡官趁

時修築民堡完備。務要相離六七十里。各措置倉房積貯糧料。所積之糧。視地方衝僻。兵馬往來有無便利。以爲多寡。聽候官軍經過支給。臨期或預齎三五六日之糧。或帶烘炒熟食之類。似爲先事有備。乞勅戶部會同本部。與咸寧仇侍郎趙從長計議。務合機宜。如果今議爲便。咨行督餉都御史王查照施行等因。隨該戶部尚書孫等。面加酌議。得兵馬錢糧事關一體。謀議僉同事。可循守。查得宜大陝西諸鎮。調發防禦軍馬。合用糧草。各於沿途城堡支給。未嘗隨軍

給散成規具存。事體簡便。相應遵照比例。預爲儲積。奉旨依擬。移咨到臣。又該臣題稱京城東西南北二十里之外。原無城堡。難以積貯糧料草束。欲於興州營大壩村馬餉橋功德寺榆河驛蘆溝橋等處。創築城堡。設立倉場。積貯糧草等因。隨該戶部覆議得。榆河驛最爲緊要。修築城堡。殆不可緩。至于貯積糧草。以備人馬經行之用。則宜查照咸寧侯仇原題。惟於附近良鄉通州順義懷柔易州涿水涿州昌平三河薊州密雲各州縣城堡等處。倉場酌量分積。務使處。

處有備其臨陣對敵仍照各邊鎮舊規軍士自帶烘炒熟食備用如官軍追逐轉戰終日不得食督餉委官亦要相機飛輓熟食烘炒之類乘間隨軍給餉至於鄉村若不修城堡惟欲堆放糧草適所以爲虜人之資終非善後之計備咨到臣臣切詳糧草之積必在城堡安放非所適爲寇資况近京地方關係重大尤不可苟且露積以資虜人久住之計今京師東西南北二十里之外俱未築有城堡臣已節遵明旨惟於通州順義昌平鞏華城等處多積糧草以備防秋

緊急支用。至於烘炒熟食等項。雖查照各邊事例。令軍士自帶備用。尤恐客兵遠來疲憊。無力置辦。仍行各該管糧官。預辦烘炒細切草料。分貯各該地方。遇人馬追敵。所過酌量給散。以濟缺乏。但查戶部原議。官軍追賊轉戰終日。勢不得食者。亦要臣委官相機度勢。飛輓烘炒熟食之類。乘間給餉。臣與各屬官悉心計議。務求周旋接濟之策。中間事體牽制。形勢孤危。不得不冒陳之。蓋虜賊入犯之時。勢必充斥。我軍縱能堅持。何暇應援餉道。若以車輛運送。各營非得

勁兵數千。多方哨探。竭力護輓。則既不知虜之所向。安得不爲虜之所乘。臣日擊去秋主事于錦等。親督銀車數輛。備歷艱險。然猶待虜之出境。方行量送營中。以是知轉餉之難達也。查得叅將王三錫。護餉官軍。專在京城內外聽用。臣所管餉道廣遠。散漫數倍於京城之外。若仰賴巡撫衙門選委官軍。臣不知此軍從何調撥。文移推諉。動淹時日。存虛名而負實罪必矣。防秋在邇。臣一面調取原編車輛。分置衝要適中地方。專備運送烘炒熟食。其管押人員。須用有力

量乖覺文職官十名、武職官二十員、坐定職名、以管
餉通判二員統之、以協辦主事三員監之、庶使人守
信地、事有責成、乘間轉輸、未必不達、獨恐護餉無兵
耳、伏乞勅下兵部、從長計議、凡遇人馬截殺之時、合
用烘炒等項、或止於所過州縣、除本等糧料之外、另
行給散、或選撥精兵、聽臣將前項輕糧、隨宜調遣、護
送務期實事可行、無以空文坐委、此而不効、罪亦何
辭、再照官民車輛、俱該先期弔集、官車騾畜、寄養民
間、原無草料、既拘在官、似難重累、養戶民車、每用挖

運原有本等腳價、既拘在官、守候日久、何堪人畜之費、相應聽官查計到官日期、量給行糧草料、則人樂從而事易濟、均乞覆請施行

議建城垣疏

以下四倭吏撫浙閩所上疏

據浙江等處分守寧紹台道左叅議李寵等會呈案照、先爲築砌城垣事、蒙巡按浙江林御史、牌行各道卽查沿海寧波府屬慈谿奉化象山三縣、台州府屬寧海黃巖太平三縣原無城垣、卽今應否築砌、作速議處停當、具由呈奪等因、各道會呈及台州府申議

處築城緣由俱該臣批行布政司叅酌事宜并合用

錢糧陸續處辦外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按浙江監察

公在浙數議築城使浙中士大夫咸爲不便

御史林看得前項縣治切海患城垣之設本不容已

不肯築後被倭患乃悔之

往時海防嚴密列衛所以保內民修水戰以捍陸地

以故邑城不設居民安堵邇來兵伍缺耗戰備廢弛

沿海衛所每遇賊至類皆閉城自守縱賊長驅致貽

地方之禍臣等仰仗天威目今夷寇雖多遠遁但各

邑經變之後人情洶洶俱無固志况各賊得利而去

明春風汛難保不來所據築城委爲急務除溫州府

樂清縣寧波府象山縣先該前巡按御史裴紳議請
覆題臣等不敢再瀆外其餘縣分既經司道議處停
當臣已遵照勅旨酌量緩急權行太平黃巖寧海三
縣培築土基以圖保障伏乞勅下工部作速題請行
臣等動支錢糧克期興工則海寇庶絕窺伺而地方
獲保久安矣

條處海防事宜仰祈速賜施行疏

臣惟春秋之義每嚴於華夷之限而祖宗之制尤
重於倭寇之防國初於沿海要害處所設立衛所分

布兵船、武備振修、規制詳密、自非通貢之國、互市之地、夷人番舶、俱絕往來、以故海濱之民、安生樂業、亦賴無內奸以勾引之也。邇來漳泉等處奸民、倚結勢族、私造雙桅大船、廣帶違禁軍器、收買奇貨、誘博諸夷、日引月滋、倭舟聯集、而彭亨、佛郎機諸國相繼煽其兇威、入港則佯言貿易、登岸則殺擄男婦、驅逐則公行拒敵、出洋則劫掠商財、而我內地奸豪、偃然自以爲得計、如去歲倭船三十餘隻、統領倭賊數千、久泊泉州之白沙、所過一空、聲震城邑、寧波賊首、則身

穿緋袍直入定海操江亭而官軍閉城求哀不發一矢卽今各島諸夷窺我淺深愈見猖獗非獨有損國體而將來之禍更有不可言者臣仰叨重寄豈敢延度歲月養成癰疽竊以內奸若清外寇自杜但人心懲勑之餘事體倍難展布奸窟盤踞之久法制未易祛除臣巡歷福省節行禁約許容自新而泉州畏罪之徒則預有造爲訛言嚇民驚竄者矣臣恐後之阻撓行事者不止此也除戰守之具譏察之條已督同兩省各官晝夜經理漸有次第惟海防軍機關繫緊

申嚴海禁不問省士紳俱所不便必將造飾阻撓

切反覆參酌。妄意可行者。謹列申明一條十條。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速爲題請施行。

計開

一申明律以正刑誅。臣查得海賊之種有二。有劫掠而不通番者。有通番而兼行劫掠者。其潛從他國。則爲謀叛。其擾劫中國。則爲強盜。均之罪惡。貫盈者也。自昔年查勘之後。誤認奸宄爲平民。安養俘虜於善地。而任事殺賊之臣。幽禁重獄。中國之威遂挫。夷寇之勢日張。今後番船突入。勢必加兵逐捕。但恐各該

將士懲鑒覆轍。臨一遲疑。開繫匪細。况漳泉之人。父母衣食盡在此中。倘致克捷。必有借前議以陷人者。此臣所以不得不預陳也。合無勅下該部。參詳無異。行臣嚴令。叅將備倭等官。遇有前項番船突入爲患。於法不許互市通貢者。卽時會兵驅剿。生擒人犯。鞫問明白。聽遵照謀叛強盜之律。奏請處決。梟示沿海。庶幾內奸寒心。外寇屏跡。而將士亦無反坐之慮矣。一定新例。以嚴接濟。臣訪得夷寇在海。勾水斗米。仰給內地。若岸上之人不行接濟。兼有我兵相持。勢必

接濟之名。於今門海猶未絕也。

坐困遠遁。奈何濱海頑民。圖賊厚利。從而販取柴米。酒肉以餽之。打造鎗刀鉛銃以助之。收買違禁貨物。以資之。飾送娼優戲子以悅之。每覘官兵動靜。則星火徒報官府。密令哨探。則推避不從。寧殺可愛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賊。究其情罪。尤甚通番。但查歷年明例。止嚴通番之條。而不及於接濟。蓋彼時此風尚少。未便奏聞。卽今接濟之奸。已遍於漳泉寧波矣。而可不嚴定法制乎。合無勅下該部。再加叅詳。此照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爲嚮導劫掠。

良民者正犯處以極刑全家發邊衛克軍事例特爲
題請增入轉行都察院榜示沿海地方以杜接濟至
如居民數少孤懸海隅慮與賊通者聽臣行各該有
司遷移內地量爲處恤庶幾情法兩盡而夷寇無資
矣。

一懲首惡以絕禍本臣訪得漳泉各灣之民僻處海
隅俗如化外而勢豪數姓人家又從而把持之以故
羽翼衆多番船聯絡遂貽東南莫大之害斷非從容
文法可以坐消臣身任其事怨讐固所不避但春秋

之義重誅首惡而漢吏之良貴去太甚殺一人而千萬人懼必雷霆之威擊搏自天而後下土之民竦然歛惡昔年太倉州秦璠王良之變時有崇明耆民交鬪煽禍已而逮捕至京悉置于法卽今一十餘載海波不揚此天威特擊之明驗也合無容臣先以利害曉諭各該通番勢家如肯自逐黨羽折毀船隻屏絕奸路則以前罪惡姑免搜求如仍前勾引倭夷查究明實一面先行拘繫一面具由奏聞卽遣官拿解京師明正典刑以警其餘臣亦得仰竊餘威禁伏奸宄

矣、

廉卑之陳商賢多有詰奏

一照邊例以便發軍臣查得沿海衛所并守寨軍人多有壯健可用者但管領官員畏避損軍之罪遇有寇警不敢輕發一卒以閉城坐視爲保全以募民代戍爲得策姑息各軍無異驕子已而賣放挾制情弊日繁使國家百八十年養軍之費竟成虛名良可嘆也。臣奉命經略海防欲洗積弊而新之勢必選將練兵依法調遣若損軍之令不寬則將領之氣常怯近因北虜猖獗言官亦議寬前令凡官軍與虜對敵奮

勇血戰。致有殺傷者。屢該兵部酌量上請。俱蒙恩貸。優恤。今倭夷慄悍。不減北虜。兩鋒相交。豈無損傷。殺。民。兵。數。百。則。若。罔。聞。知。調。軍。人。幾。名。則。上。下。掩。蔽。夫。民與軍皆國家赤子。軍不可損。而民獨可損乎。合無行下該部查劄各邊事例。擬議題覆。遇有前項損失。聽部領官。以功准折。既可鼓力戰之氣。亦足絕蒙蔽之奸。

一審機宜以調客兵。臣聞駢驥日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狴。言殊性也。浙人素稱懦弱。聆倭夷劇寇之名。

則懾駭奪氣。而閩人輕悍習水。喜於搏賊圖財。都御史朱秩昔年用之以平雙瑯南麝之寇。海患幾息。已而閩兵久戍。約束無人。中間乘機爲盜。及窺路行劫之情。難保必無。然兵者不義之徒。惟在將領駕馭何如耳。臣於浙江沿海衛所軍餘。通行挑選精壯。候大小戰船造完。分布訓練。將來亦自可用。但以未嘗之兵抗方張之賊。臨敵退怯。誤事匪細。此臣所以不得不叅用閩兵也。卽今在閩造船。就於福清等處地方雇募慣戰兵夫。行委將官統駕往浙。每船添撥本處

軍餘一半相兼。防禦操習。閩人長技。經陣數次。膽氣日壯。一年之後。閩兵可減其半。二年之後。閩兵可無事調用矣。近該言官建議。良亦有見。而兵家機宜。實難遙執。較量利害分數。利多而害少者。守之可也。合無容臣便宜區處。如其不效。何敢辭責。

一嚴會哨。以靖海氛。臣訪得番徒海寇。往來行劫。須乘風候。南風汎。則由廣而閩。而浙而直達江洋。北風汎。則由浙而閩。而廣。而或趨番國。在廣則東莞涵頭。浪北麻蟻嶼。以至潮州之南海。在閩則走馬溪古雷。

大担舊浯嶼海門浯州金門崇武湄州舊南日海墘
慈湧官塘白犬北茭三沙呂礁崙山官湧在浙則東
洛南麂鳳凰泥湧大小門東西二担九山雙嶼大麥
坑烈港瀝標兩頭洞金塘普陀以至蘇松丁興馬跡
等處皆賊巢也 祖宗之制分布兵船會哨夾擊我

有首尾相應之勢賊有項背受敵之虞以故不敢盤
踞邇因水寨虛設會哨不行而賊始無忌憚矣臣於
閩浙海境量調兵船哨守漸修舊制賊或潛遁但恐
南聚廣潮北突蘇松出沒外洋流毒未已或有以隣

爲壑之議。合無行下該部。移文兩廣軍門。南直隸巡撫。操江衙門。嚴督將領。一體哨探。逐捕賊旣失巢。終當散滅。

一選良吏以清盜源。臣聞漢臣治渤海之盜。不在於

治通海之盜。尤宜加意。輯聚與治。平民有別。

勝之。而在於安之。蓋亂民難以急理。而任法不如任

人也。漳泉地方。如龍溪之五湧。詔安之梅嶺。晉江之

安海。誠爲奸盜淵藪。但其人素少田業。以海爲生。重

以不才官吏。科索倍增。禁網疎闊。無怪其不相率而

爲盜也。爲今之計。必須選用良吏。正已率物。隨事決

機內存撫字之心、以蕩滌煩苛、外操嚴密之法、以發
摘奸邪、庶幾悍惡之俗、漸次改革、否則海濱之禍難
塞、其流合無勅下該部、將前項地方官員、加意推選、
遇漳泉知府員缺、以行能出群、宜於民俗者克之、龍
溪詔安晉江知縣員缺、以新科進士才識敏達者克
之、其兩府佐貳、及同安惠安福清福寧州縣正官、俱
遴擇科目人材、被論改調之徒、不得參用、各官在任
果能弭盜安民、卓有成效、聽臣等薦揚拔擢、其有繩
禁勢豪、枉被謫議者、亦要該部體察保全、以便展布。

如此則漳泉安漳泉安而兩浙亦安矣。

一布寬令以收反側臣聞海洋之賊難以兵窮可用

計碎宋岳飛之破楊么以賊攻賊也臣遵照勅諭已

遍示脇從賊犯准令投首及擒獲疑似之徒悉從末

減冀離賊黨近聞積年渠魁如寧波之王直福清之

林乃用此策

李大用飄泊波浪俱有首丘之思但自知罪犯重大

狐疑莫決若奉有明命密遣親信招之許其束身歸

投或擒獲別賊解官待以不死來則可收爲用不來

可坐消狂謀未必非制勝之一策也至如福建濱海

之民多有慣克捕盜屢次通番究其機智膽勇反過於賊卽今或問罪見監或帶案逃避見臣至日亦皆有殺賊求贖之情若質其妻子宥而使之彼旣喜於踈放決可得其死力衆皆授以圖歸而從賊之路益寡矣合無俯念軍機緊重難與尋常操法者竝論特行該部容臣便宜招撫賊或執迷自當相機剿捕以昭國威其捕盜不法之人酌量情罪暫聽臣收取立功如無勞效仍照原擬處置

一議稅課以助軍餉臣聞海防久廢雖官吏因循之

罪亦錢糧牽制之由。軍門新設，凡興造募兵諸費，仰給有司，終非久計。先時南贛用兵，都御史王守仁奏收塩稅，蓄積饒裕。至今軍國賴之。臣近查閩浙地方，少有遺利在民。惟漁船納稅公私兩便。何則？國初立法，寸版片帆，不許下海。百八十年以來，海濱之民生齒蕃息，全靠漁樵爲活。每遇捕黃魚之月，巨艘數千，俱屬犯禁。議者每欲絕之，而勢有難行，情亦不忍也。與其絕之爲難，孰若資之爲用？合無容臣行兩省守巡海道等官，將前項船隻盡數查報，除小者不稅外。

其餘酌量丈尺編立字號量議收稅民自樂從既可
既。稽。共。出。入。不。但。可。以。稽。共。奸。弊。亦。可。用。為。我。之。耳。
稽考出入亦得少助軍餉又有漳州南河月港等處
歲收橋房課稅類欠申報本府平和長泰漳平各縣
食鹽俱自泉州府浯嶼販賣若照福安縣鹽運分司
事例得人查理俱有小補亦乞併行議處以備海防
經費

倭夷容留叛逆糾結入寇疏

倭夷

臣聞東南之倭寇猶西北之匈奴狙詐猛勇強不可
禦乘風迅速來不可測故我朝備倭北自山東南抵

閩廣規畫經制。不減西北。且嚴通番下海之禁。明十年一貢之規。使常修舉不失。豈有邊患。但數十年來。事皆廢弛。番商海寇。俱至浙洋。寧紹蘇杭。奸宄射利之徒。接濟交通。勾引貿易。自嘉靖二年。宋素卿入擾之後。邊事日隳。遺禍愈重。閩廣椒浙。無賴亡命。潛匿倭國者。不下千數。居成里巷。街名大唐。有資本者。則糾倭貿易。無財力者。則聯夷肆劫。巨室爲之隱護。官府惟務調停。日就月將。年深歲積。識者固知有今日之變矣。臣詢訪在海賊首。約有百人。其雄狡著名者。

徽州王五峰徐碧溪徐明山寧波毛海峰徐元亮漳
州沈南山李華山泉州洪朝堅皆廣布奸細包藏禍
心計筭則未能就擒捕急則遁逃無跡雖恃海洋遼
闊亦由倭國爲之淵藪也節據被虜在倭婦人供稱
日本酋長請有入貢勘合得行則利歸於上今各倭
私自貿易利歸於下彼中酋長甚是不樂嘗禁各倭
不許東犯昨劫黃巖去者多被擒殺今春關隘亦加
嚴禁曾追回倭船二十餘隻并審擒獲賊首李哪噠
亦稱渠魁沈南山等安住倭國分遣其黨同倭入寇

此輩不除。海無寧日。若粵人曉諭國王。定將各逆并
島夷剿逐。此雖得於賊虜之口。未可輕信。而國王感
恩慕義之心。亦豈盡無。查得永樂年間。倭夷入貢。又
有倭寇犯邊。令來使追捕。得倭賊若干。許以彼國之
法治之。以次蒸死。數十餘年。海洋平靜。海道副使李
文進。屢次議呈。欲臣具請特旨。或北行朝鮮。南行琉
球。轉諭彼國。及令布政司咨行。述其許貢之由。勉以
藩屏之義。令將中國逋逃。盡搜起發。嚴禁各島。不得
出關。庶使賊勢日孤。兵力可逞。但恐夷性叵測。國體

攸關未敢遽陳卽今警變異常正多方圖濟之日伏
乞勅下禮兵二部再加查酌擬議務求事體穩便特
爲題請施行

公奏疏甚多其家已失梓板索於公會孫子彥孝
廉得其殘本數卷至巡撫雲中以後皆失之矣故
不載容別查以補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